

## 〈散戲〉

杏子站在街角，夕陽昏昏黃黃照進布莊外的亭仔腳，大兒子太郎指間夾根煙於彼處站著，陰影裡藏著臉色。算一算，他這個月就要滿十八，要不就該認真念書、要不也得跟著阿良學做事，怎麼這時候還廝混？阿良就是這樣，什麼都不管，小孩子生下來之後便與他無關，丁點問題當眾就對著杏子罵。

老三孝淳奔進店裡，經過大哥太郎身邊時，腳也不停、頭也不抬，兩人彷彿不認識一樣，太郎嘖一聲打掉弟弟的帽子；孝淳回過頭瞥哥哥一眼，撿起帽子往屋裡去。當年杏子離開時孝淳才滿五歲，天天纏著太郎；彼時他小小的腦袋裡，念初中的大哥，是全世界最值得崇拜的人。

剩老二忠義了，不知他有沒有繼續讀書？是不是仍被欺負？忠義從小就跟別的男孩子不大一樣，講起話來扭扭捏捏；別的男孩子打球爬樹偷摘果子，他成天待在家內，最喜歡和附近女孩子扮家家玩娃娃。忠義六歲時，杏子瞥見他溜進自己的臥房，翻著化妝台捻粉拍臉，她刻意弄出點聲音，忠義聽到，把東西往抽屜一塞。杏子在走廊上喊著，叫他幫忙去買個什麼。

杏子常想，這樣的他，長大後會變什麼樣子呢？大概也是找個女人結婚，隨便生幾個孩子，忍耐幾十年，鬱鬱過完一生吧！

蟬聲叫得呱呱響，太郎煙屁股往外一丟，轉身走入店內。不一會兒，一個面色蠟黃黑黝、駝著背膀、穿著髒舊制服的男孩蹣跚現身。雖早料想得到，真正看見時，杏子仍倒抽一口氣：才四年，忠義已完全脫去當時的白皙秀氣、成為一個疲憊無奈的男孩。自己年少時這樣，如今，兒子也跟著這個樣了。

三個孩子終於都看到了，然後呢？

阿良幾次刊登報紙要自己回家，頭幾個月兇得很，不過還是刊、還是罵，越罵越嘴軟，最近的一篇，「警告逃妻」下已然字字懇切，「看到啟示、速速回家、兒子期盼、事事好談」四句，與隔壁欄的「在外事端概與本人無關、限五日內返家」之流，根本天差地遠。仔細想想，阿良至少不打女人，外頭的花花柳柳也很少引進來，總算個有情有義的男人。

梅枝那邊呢，也不知道她怎麼樣了？

暮色下，杏子思緒百轉千迴，終回到自己第一次見到梅枝的那個早上。

當時布莊的生意越做越大，阿良三天兩頭往國外跑，以前跟那些狐群狗黨練出來的酒量，全變成談生意的本事。真難想像，杏子剛嫁過來的時候，阿良夜夜往酒家鑽，每晚跟不同女人睡，孩子出生時也不來看一眼；阿爸病危時，正攬著粉味跟人划拳乾杯。

在那之前，阿良的大哥從日本拿了個醫學碩士回來，娶進一個講話細聲細氣的日本大嫂，本來說要到大學任教，面談的時間都定了，有天半夜，十多個警察來家裡搜，把大哥大嫂連夜帶走，從此沒有他們的消息。阿良後來打聽到，大哥在日本唸書時，曾經加入共產黨。

二哥長年獨身，本在中學教算數，阿爸過世後，眼見大哥失蹤、小弟不學好，便毅然辭掉工作，撐起整個布莊。二哥原是個謙讓任份的老實人，洽談生意、管理人事這類工作本無法勝任，供貨商和老員工便趁機拿翹偷懶，二哥當家的那段時間裡，布莊貨物失竊短少竟成常態，顧客幾乎全數流失，收支赤字更深不見底，二哥一慌之下，頓悟恆生，拋家棄業，歸依佛門去了。

杏子本來以為這個家也就這樣，自己嫁得不好，那也是命。哪想得到，所有人都不放在眼裡的阿良，竟一番混亂之後大夢初醒臨危受任，正正經經作起生意。才兩年，阿良彷彿換了個人，布莊搖搖欲墜的時日裡，他拉臉彎腰請託苛刻的進口商穩定供貨、放軟身段拜訪顧客、橫下心驅走吃裡扒外的老員工。從日本絲綢到印尼沙龍、法國蕾絲到美國帆布，他挑檢查布料的質地與花樣，樣樣經營、樣樣探聽，門外漢成了行家。

在阿良手下，布莊每日早上十點準時開門，像晚六時清點收貨，庫存總是滿的、客人交辦代訂的總準時抵達；漸漸的，連國民黨官夫人與日本觀光客都來這裡裁布，店面每日門庭若市，許多面料擺不上貨架，就只能領著客人到倉庫看，眼見如此，阿良遂決定買下布莊左右兩棟樓房，打通隔牆，將一二樓前半部全闢成店面、後半部則作為主僕生活的廳室與倉庫，大破大立，將布莊擴張成一間連三間大鋪。

當年中秋，布莊重新開張，阿良用盡人脈，大張旗鼓邀請電影《薛平貴與王寶釧》裡的主角劉梅枝小姐來站臺剪綵，共襄盛舉。

那日一早，他們開門清掃、祭祀燒金放鞭炮、舞獅舞畢給紅包，近中午時，圍觀群眾人山人海，賓客一一就位，眾人期待下，梅枝終於嫣然登場。借來的私家轎車停到店門外，阿良站上臺階，大聲宣布說電影明星到了，要大家鼓掌歡迎。

嬌瘦的梅枝身著粉紅繡花旗袍，踩著黑色高跟皮鞋、戴著白色手套、連上塗著蒼白濃妝，阿良親自替她打開車門，梅枝顫顫巍巍跨出轎車，在戲班班主娘的引領下穿過人群簇擁，窸窣走到布莊大門口正中央，站定等待著。

班主娘一個口令梅枝一個動作，班主娘要她向阿良行禮、要她拿起剪刀和結花紅綵帶、要她對門外群眾倩倩笑著、要她剪下綵帶；有人老遠叫她的名字，她先望望班主娘尋求許可，再朝那裏點頭招手。此刻，給班主娘操控著，唯唯諾諾的梅枝，與杏子後來在戲院大螢幕上看見那個身騎白馬、英俊挺拔的薛平貴，簡直判若兩人。

杏子與三個兒子站在店門口邊望著一切，孝淳長得不夠高，鬧了半天，終得允許爬上太郎的肩膀，高興的指指點點。場面熱熱鬧鬧的，杏子都覺得有點失心。

「那個人，」孝淳指著梅枝，低下頭說，「她是查埔人，裝成查某，跟二兄剛好相反。」

「亂講話！無聊。」忠義慍道。

「真的啦！是阿翔跟我說的。」孝淳回答。阿翔是對面皮鞋店老闆的獨生子，與孝淳年紀相當，兩個人湊在一起簡直神通廣大，還曾放炮放到差點把皮鞋店給燒掉。

「你怎會知道？」太郎戲謔問道。

「阿翔聽那個老查某講的，」孝淳指著班主娘說，「說她那麼平，根本是查埔。」

聽到這時，杏子起手重戳一下孝淳眉心。

「講這衝啥？」杏子說，「囡仔人亂說話，你這個大哥也是，讀書讀到腦袋就燒壞了是不？」

「真的啦！」孝淳撫著眉頭，「他們現在攏在大中華戲院演，有唱歌仔戲也有放電影。阿翔爬牆去後臺看人家換衣服看到的，也有看到那個老查某打她，阿翔有咒誓，說白賊會掉懶啪。」

「阿翔上次跟你嚇，說你吞下木瓜籽，屁股會生木瓜叢，」忠義說，「啊你屁股道干有生？」

「不一樣啦！」孝淳辯說，「不信的話，阿母，你明天帶我們去看戲好嘍？」

「哪有時間？」杏子回道，「好啦！太郎、忠義，你們兩個去準備，等一下客人多，阿淳，你去後面，不準亂跑，聽到嘍？」

三人應了一聲，各自離開，此時，前門已經剪綵完，阿良與貴賓們交際一陣，招呼各人入內用膳。

筵席間，杏子領著一幫女員工切菜端盤、倒酒收碗，正忙得不可開交時，卻見孝淳趁亂接近梅枝，準備摸一把梅枝的胯下。

「你衝啥？」千鈞一髮之際，杏子逮住孝淳的手，先向梅枝與班主娘陪笑道歉，接著把孝淳拖到一角，低聲喝問。

「我就想要摸看看啊。」孝淳毫不隱晦答道。

「這樣足沒禮貌你知嘍？好家在你爸剛剛沒看到，不然你一定給阿爸打！」

「才癩咧！」孝淳滿不在乎的說，「阿爸只打大兄二兄，嘍甘打我。」

「不行就是不行！」杏子踉著孝淳走到櫃檯，丟給太郎：「你把小弟顧好，不要給他去亂摸人家。我要去切水果，知道嘍？」也不等太郎拒絕，杏子逕自走向廚房，邊走時，竟自想著孝淳說的話——

「這有可能嗎？她是男的，裝成女生？」

原來，當杏子箍著孝淳蹲在一旁，仰望著梅枝賠禮時，梅枝轉過頭來，摸摸孝淳的頭，笑笑的說：「沒有關係、沒關係啦！」

那個慘鬱笑容裡，杏子彷彿看見了一個燥如困獸的男孩。

那是個名叫「拱樂社」戲班，從麥寮上來的，聽說今年他們拍了部電影，現正在大中華戲院上演。等過一斷時間，杏子想，如果得點空閒，也許也去看看。

接下來幾個禮拜店裡出奇的忙，杏子都沒能分身前往，一直到十月底，聽客人說戲班即將往蘇澳走，才抽空進戲院看看。也不是第一次看戲了，也得了阿良的允許，杏子不知怎麼，買個票買得臉紅心燙，賣票的歐巴桑似乎見怪不怪，只對杏子曖昧一

笑；杏子在戲院外巧遇一群鄰居太太，人家大大方方，她像偷東西被抓到，全身熱呼呼的。鄰居太太們問杏子要不要坐一起，杏子實在不想，也只能應諾。

戲院燈暗，演員魚貫登臺，主持人一一介紹，登場演員或唱幾句、或耍點身段，台下掌聲陣陣，好不熱鬧。

待化身小生的梅枝登場時，全場如沸騰的躁動著，黑暗中，一旁的鄒太太邊拍手時，偏過頭來對杏子說：「那個好緣投喔！」

杏子聽了簡直不可置信，要知道，鄒太太今年七十好幾了，長孫年紀都與杏子相當，平時在街坊間是極有份量，阿爸生前也得賣她面子。

鄒家位在布行斜對面，祖上起就是賣中藥材的，店面門口放著兩甕乾燕窩作為鎮店之寶。燕窩名貴，買的人少，那幾盞烏涎一放便是幾年，鄒太太每天巡，見到發霉的以長夾勾起，泡過漂白劑和棚沙，風乾後再放進去，潔白如新。

「我來第六次了，」鄒太太又說。「每次都貼賞，都有跟她講到話。」

「貼多少？」杏子問。

「不一定，」鄒太太回，「不過她的戲箱多，最少也要兩、三百。」

「三百啊！」杏子嚇了一跳。她們店裡賣一匹布最多也才賺五十塊；二哥以前在中學教書，一個月頂多兩千三。難怪人家說，「做戲箱虧得夫妻不睦、吸鴉片落得傾家蕩產。」

「她今天拜我當乾媽，」鄒太太說，「我們晚上一起吃飯。」

杏子心中湧起一股奇異的酸楚，正想再問時，鄒太太擺擺手，台上的梅枝要開唱了。

梅枝表演時，觀眾不斷將錢幣糖果擲上臺去，梅枝要撿要閃又要唱，或偏頭或側身，彎腰同時秀身段，錢林糖雨中悠然自在。鄒太太一干人賞貼出來，貼上臺幣的紅條子掛滿戲臺，電影尚未放映，臺上已然熱烈非凡。

鬧一陣，主持人才又講話，高潮已過，其他人出場時，雖也有些捧角捧旦老闆給撐面子，但都比不上梅枝的轟動。電影開演，場下的人跟著哼，原來這些人都不是第

一次來，他們看了數十遍薛平貴勇過三關、入府成親、團圓舊妻，每次看每次垂淚，知道結局仍然萬分期待。

影片放畢後，梅枝再次帶著妝束出場，親身演唱與妻團圓一段。唱到婉約處，梅枝偏過頭來，雙目如劍，正巧與杏子對到眼，杏子心中一緊，就這麼一瞬，空氣也不一樣了、光線也不一樣了，不知怎麼的，臺下百人鑽動如故，但臺上梅枝千絲萬縷的思緒悔恨，竟彷彿正只對著杏子唱。

杏子默半晌，直至散場仍心亂如麻，走出戲院前，她低頭望望自己這一身，也沒打扮、也沒多帶幾個錢，千辛萬苦才出來一趟，本來想拿著道謝當做理由到後臺去謝謝梅枝，謝她百忙之中願抽空到店裡來剪綵，說不定還跟她道個歉—啊，真歹勢啦！阮家小孩實在是沒規矩。

大概不必了。這麼多人等著見她，付錢來的。

到布莊時，杏仔看見太郎背對著街道，跟幾個男員工正在嘻笑打鬧，講些不入流的話，她快步走去，從太郎背後拽他的衣服。太郎嚇一跳，剛回過身，杏子啪上一巴掌—

「你講什麼啊？」接著她對員工們罵道：「誰教他講這些不三不四的？我請你們來店裡作工作，叫你們帶壞我兒子是不？」

太郎從沒看過她如此生氣，想是驚愕多過羞赧，一時之間不知如何回應。員工們遠遠站成一排，不敢作聲。這時，有個顧客走進來，杏子使眼色要其中一個去招呼，哪知其他人全乘機溜走，留下太郎一個人與她四目相望。

半晌，太郎才撫著臉，一臉無辜說道：「阿母，你按呢啦？」

「你以後要接店面的人，年紀輕輕講五四三，像話嗎？」太郎不再說話，低下頭來。

杏子正要再罵兩句，突然發現，他怎麼長那麼高了？到底從哪時候開始，自己必須抬著頭才能對他說話？杏子覺得有些心慌，此刻，站在她眼前這個兇兩句就閉嘴、滿臉倔將仍認份聽話的兒子，心中到底在想什麼？剛才那一巴掌下去，竟似打壞了母子之間僅存的共同的殘餘，歲月的積沙從那之間緩緩流出，從此，怎麼都補不回來了。

「給我看。」杏子語氣一軟，拉開他的手掌檢查臉頰。「沒怎樣啦，以後講話注意一點，別跟下面的人走太近，不然像你二伯這樣，給人吃得死死！」

「嗯。」

「去洗洗臉，把叫你兩個小弟叫來，等一下準備吃飯。」

杏子交待完，太郎走進店面，幾步就隱沒在貨架之中。晚霞瑰爛，杏子站著，心中雜亂紛紛—「人家大明星，真見笑，都幾歲人，見到一個女孩子，跟著人這樣.....。」

「等過兩天，」杏子想，「再兩天就好了。」再兩天，待幾輪開門、關門、進貨、盤點、算帳、兒子們的吵鬧、員工的疲懶，等到這些煩心累人的雜事重新麻痺自己的生活，就能夠在躺上床後，什麼都來不及想，就疲憊得不得不睡。

世上真有這樣的男人？十八年，遠在西涼一身榮華，還願想著苦守寒窯的糟糠結髮妻？電影裡薛平貴與王寶釧復得相見，寶釧初掀寒窯殘門，照面時刻認不得平貴，平貴多方調戲試探，確認寶釧未曾改嫁，不禁唱道：「娘子血書以為證、平貴心頭亂酸酸；遠在西涼十八載、日日掛念寒窯人。」

杏子想到這句唱詞，心都碎了，這世界上，會有誰這樣的牽掛著自己呢？諷刺的是，在杏子毅然離家後，阿良還當真等起她來。

日常的細瑣一如以往排山倒海，杏子心念漸熄，她本以為自己對於梅枝那股哀愁的思慕會在一捆捆來去的布匹中褪去，直到那天午後，當站在櫃檯中的她，看見班主娘帶著裁縫師傅前來布莊，為將成立的少女歌劇團剪布，杏子迎上前去，對二人殷勤招呼，結帳時打折又贈禮，東聊西扯的，繞了一大圈，終於旁敲側擊打聽起伊人的動向。

「不是說要去宜蘭？」杏子問。

「本來是啦，」班主娘回答，「不過三重埔先嗇宮說神明一定要看我們的戲，擲好幾次筊，只好請我們過來。也巧，宜蘭那邊戲院兄弟吵分財產吵到告衙門，乾脆不演，我們就先過來。」

「你們也演外臺？」杏子問。

「一般是不接，」班主說，「神明指定要看的，不一樣。」

「哪時要演？」杏子問。

「就明天，下午晚上都有。」班主娘回答。

「啊……那……你們團員今天住哪裡？」杏子問。

「阿春旅店啦，」班主回答，「在廟旁邊。」

梅枝近在咫尺，一河兩岸的距離，梅枝就在那裡。也許明天去三重埔看看，杏子想。阿良已出發前往日本，店裡交給信得過的員工，坐客運到三重埔，來回一下子而已。

當晚，班主娘特別請杏子到後臺，讓梅枝來向她打聲招呼，杏子冒冒失失的掏錢，說要請全戲班吃冰。回程路上月黑風高，最後一班客運顛簸駛過三重埔雜亂發臭的市街，杏子坐在車上，悲從中來，不顧滿車乘客大哭一場。

卻沒想到，隔天早上，布莊一開門，睡眼惺忪的梅枝竟站在門口，說是今日午後要走，專程來見她。

「我昨晚在乾媽家睡覺，」梅枝說，「想到老闆娘就著附近，順道來跟妳說多謝。大中華戲院我們常去，每次擺有海報，也會踩街，乾媽他們攏知道，他們偶爾一起下去中部看我們，妳有空也來。」

說完，梅枝便要走了，轉身之前，幽幽對杏子講：「多來看我，妳若沒來，我會掛心。」

大概是這句話讓杏子變得勇敢，往後四年人生裡，杏子所經歷過的顛沛辛酸，與這句話的溫度相較，都只是輕若鴻毛。

時漸至夏，有次，本來街坊姊妹約好要下彰化看戲，因颱風橫行臨時取消，杏子拗不過心志，決定獨身前往，南下沿途風大雨大，到戲院時，夜戲已演完半齣，散戲時梅枝見了杏子，先是一愣，而後將她抱住，眼淚簌簌而下。

原來，上戲前，班主娘藉故梅枝動作慢，拿起掃帚就往她身上招，梅枝也不客氣，與班主娘互槓起來，賭氣不願登台，一髮之際班主親身委言勸說，戲才順利演完。梅枝與班主娘早有不合，班主娘過去是當家小生，《薛》片上映後，梅枝聲勢大盛，戲箱絡繹，班主娘自此心生暗嫉；加上梅枝自幼給賸來戲班學戲，學戲過程多受

班主娘打罵，如今地位不可同日而語，兩方新仇舊怨處處插針，如此這般，才掀起這頓風波。

當晚，梅枝陪著她投宿旅店，夜裡，杏子側過身來，瞧著並肩躺著的梅枝：梅枝短促的鼻息、劇烈起伏的胸膛、時而皺起時而舒展的眉頭，杏子邊看，邊拖著指尖在梅枝的肩頭上畫出一圈圈年輪。梅枝沉沉睡著，窗外世界地動天搖。

北上前，梅枝送杏子到車站，颱風呼嘯剛離境，兩人共撐一把傘在細雨中走著，肩膀各濕一半。梅枝隨口扯些巡迴各處遇到的趣事，杏子訥訥的，什麼都說不出來。臨登車前，杏子開口道：「我再來看妳。」便上車了。車子駛過彰化市街，轉彎時，杏子往站牌邊望，梅枝站在那裡，左手撐傘、右手高高舉著猛揮。杏子知道，此番行程一過，自己再也無法回去過著點貨算帳、盼守丈夫兒子的生活了。

之後幾個月，他們各自經歷了許多事情，才終於走到一起。杏子三天兩夜的出走掀起巨浪、梅枝跳下運河被營救而起，兩人事蹟還曾見報，搞得梅枝親生父母都得出面處理。數次談判下來，杏子與梅枝賠上戲班一大筆，拿回梅枝的戶口簿，總算換得明月窗前的相望。

最初一陣是不錯的，梅枝到處搭戲，內外臺都演，她聲勢雖不如以往，但總是個能創造話題的人物，以往戲箱加減打賞，日子還算過得去。離家的杏子跟著梅枝搭到的戲班走，兼作戲班裡撒掃煮飯工作，掙上一點碎錢。然而，戲班吃住隨便、三天兩頭得周車勞頓，漸漸讓有了年紀杏子吃不消，加上梅枝常常得陪著戲箱吃宵夜應酬，上戲前、散戲後又喜酌烈酒，嘔吐宿醉之外，有時誤了演出，杏子更得善後賠罪。

辛苦是想得到的、梅枝年輕氣盛喜酌貪杯也是早知道的，杏子因此都盡量忍著，她唯一無法妥協的，卻是兩人賴以維生的活路—戲箱們對梅枝的關愛。

戲班給的薪資十分微薄，戲子上台服裝衣飾要威風、下台出入吃喝想體面，一定要得靠戲箱貼賞送禮；戲箱遞上東西時偷摸兩把、閒話幾句本來就沒什麼，杏子卻總找些由頭在旁盯場，人家東西未交到梅枝手裡，杏子就急忙搶過代遞，一邊轉頭要梅枝進去卸妝休息；有人請梅枝吃宵夜的，杏子更千方百計阻撓，阻撓不了就跟著去；宵夜席間，老闆給梅枝敬酒，梅枝等得望眼欲穿，杏子當眾人面拿明日演出作為令箭猛擋，擋不了就接過乾杯，弄得戲箱自討沒趣，幾次下來，紛紛改捧新出的小生，梅枝的戲箱由是漸少，甚有連場都沒人打賞的尷尬景況，見此頹勢，戲班內其他人譏諷冷嘲自是不在話下，常搞得兩人灰頭土臉。

這日，有幾個戲箱來後臺探望剛下了戲的梅枝，邀請梅枝前去吃宵夜。梅枝心花怒放、欣然應允，杏子當然要跟、梅枝百般阻攔，兩人來回幾句，杏子總算讓步，負

氣留守在戲班內。時至夜半，酩酊的梅枝給人抬回來，同桌的人未付錢走了，飯店經理認得梅枝，便來向戲班要錢。原來那幫人假冒戲箱，其實是來白騙吃喝的。這一頓吃掉好幾百，杏子東湊西湊，滿手散鈔錢幣，勉強送走來人。

梅枝又吐又鬧，滿口胡言，逕自咒罵拱樂社養父母狠心，一下又彷彿正對著過去的戲箱擺譜，戲箱送來的首飾金牌，她嫌沒有幾兩重、挑成分不純、笑樣式老套，講到興頭上時，迸出幾句：「怎麼會有人送這種囍戒？鍍金的也敢拿來，笑死人！你們誰要的，拿去！我乾媽今天賞我兩個玉鐲，你們看，這個玉鐲，看！多透！多有價值啊！」

囍戒是杏子給的，那是她出嫁時的戒子。她娘家沒什麼錢，出閣前，杏子的母親將攢了十多年的幾錢碎金拿去銀樓熔了，換來一對耳環、一條項鍊、一只戒子，全都只是鍍金，要給女兒充場面。

杏子雙手一鬆，梅枝跌坐在地上，哼哼唉唉呻吟幾聲，竟笑了。

「是啊！我真正傻！」杏子心想，「這麼多人對著她好，怎麼會差我一個？」

分開的時候，杏子發狂的要梅枝還給自己那只印著囍字的戒子，梅枝將玻璃酒瓶往自己頭上一砸，滿頭的血、滿地碎玻璃，對杏子大吼：「我這樣還妳！可以了吧！」

四年的時光，兩人從不顧一切的愛之中生出巨大的裂痕，戲才散場，他們早都老了。

天光漸暗，杏子毫無目的的等著，見到熟悉的背影就趕忙別過頭閃躲，店面華燈初亮，管家阿桃姊大聲喚著眾人吃晚飯，杏子聽了，滿腹辛酸之中，升起一股熱辣辣的自豪：比起店面裡的所有人、比起對街的鄒太太，她這樣一個女人、活過這樣一段，輕狂過、也負了人，也不枉此生。

月色下，杏子瞧見有個男人走到後門，等在那裡。不一會兒，忠義走出門來，見著那個男人，兩人在黑暗裡款款呢喃。漫天蟋蟀聲，忠義低著頭，男人說些什麼時，輕拍忠義的臂膀，忠義轉過身，掩嘴竊笑著。

屋內傳來阿桃姊的問聲，忠義大聲回答，說是教小弟算數的家教先生剛到，自己正幫他開門。